

透过“哈佛学院”的成立，看清教徒如何重视教育----清教徒的教育观

导言：

T.S. 埃利奥特（T.S. Eliot）曾观察到：“我们必须从生活哲学中提取教育理论。这一问题最终是个宗教问题。”清教徒从生活哲学中发展出的这种教育理论，是前无古人的。

接下来所述的教育理论，不仅对今日世俗教育是一种纠正，对基督教教育许多方面也是如此。今日基督教教育的某些代言人自以为继承了宗教改革传统，实际上违背了这一属灵传统。我们从这次开始会陆续推送：清教徒的教育观，敬请查阅赏析！

在讨论清教徒教育理念之前，透过清教徒投身教育相关的一组事实和统计，我们可以看到清教徒是如何热心教育，这是清教主义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清教徒是教育的倡导者

1 办学是美洲清教主义的标志之一

在说英语的美洲移民中，无人像清教徒那么快地就建立了高等教育。清教徒抵达马萨诸塞海湾仅仅六年，大法院就投票，斥资四百英镑“建立一所学校或学院”，“哈佛学院”就这样成立了；早期它是由农民的奉献来维持生存的，农民们捐献麦子来供养师生。柯顿·马瑟称教育业为“新英格兰所考虑的最佳之事”

马萨诸塞 1647 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办学，康涅狄格三年后也做了同样规定。《1655 年纽黑文法典》（The New Heaven Code of 1655）规定，所有父母和雇主必须为他们的孩子和学徒提供受教育的条件。

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iot）在波士顿教会早期会议上祷告说：“主啊，为了我们中间各处的学校祷告！哦，求你使我们的学校兴旺！让这次聚会的每一位成员回家后都能促成他所在地的好学校受到赞助支持。”

2 对教育的重视是英格兰清教主义的特征。

在清教徒占优势时，英格兰的文法学校数量翻了一番。奥利弗·克伦威尔自己也在杜伦建立了一所学院。

约翰·诺克斯曾勇敢地告诫苏格兰大议会：“诸位阁下要非常认真地对待本国内的品德教育，敬虔地抚养青少年。”

一位英格兰清教徒告知国会：“这位全智的上帝喜欢他所创造的理性受造物去寻求知识，他的仆人应学习传播知识，并期待你们成为知识的守护人。”

3 清教徒取得的重大教育成果。

在 1640 年至 1660 年间，英国共合体时期，清教徒执政者积极管理国内学校，并成立新学校。《1641 年宣传法令》（The Propagation Act of 1641）促使威尔士成立了六十多所学校。克伦威尔“成立并重新建立了几十所小学，并派专员到全国各地去调查教育需求。”

现代教育史学家称道清教徒取得了重大教育成果。莫里斯·阿什利（Maurice Ashley）称共和时期为“教育活动活跃时期”，并说“大学学习的好几个方面都达到了巅峰。”

十七世纪，英格兰“非教会派”偏激新教徒对崇尚教育之价值及理性之重要性的清教徒及其他人发动了持续攻击。

与之对应，在美洲，“反律法主义者”制造了一场很大的骚乱，最终清教徒只得将它们放逐到罗德岛。一位反律法主义者在讲道中声称：“我宁可听一个从未学习过的人仅仅出于圣灵感动来讲论，也不要听你们这些有学识的学者来讲论，纵然你们的圣经知识更加丰富。”

清教徒坚决果断地反对这种对理智的攻击，为教育事业和理性的功能辩护。

1 对清教徒而言，热心不是知识的替代物。

约翰·普雷斯顿指出：“我不否认，有人可能很有知识却缺乏恩典，但另一方面，人也不应该有很多恩典去没有知识。”

理查德·巴克斯特相信：“教育是上帝传输他恩典的一般方法，不应被置于圣灵的对立面，正如讲道不与圣灵相矛盾。”

约翰·柯顿指出，虽然“没有热心的知识不是真知识”，但“热心没有知识犹如一团野火。”

2 清教徒反对在宗教信仰事务上贬低理性的企图。

非教会派和反律法主义将信心和理性描绘为一对敌手。清教徒反对在宗教信仰事务上这种不断贬低理性的企图。

塞缪尔·维拉德说：“信心以知识为根基；虽然用信心的眼睛看得见上帝，但也必须由理性的眼睛看见他；因为虽然信心看得见高于理性的事物，但信心总是以理性的方式来观察。”

约翰·普雷斯顿写道：神圣的恩典“提升理性，使之达到更高的地步，使之比理性本身能力所及看得更远；确实，它与堕落的理性相矛盾，但它与正确的理性并不矛盾，只不过将理性提升到更高的地步；因此，信心的教导并非与理智、理性矛盾。”

约翰·柯顿称理性为“我们里面的本质性智慧”，威廉·赫巴德称之为“我们最忠实、最佳的顾问”。

3 清教徒对圣经权威的信心，没有导致他们贬低理性、认为理性不重要。

哈佛第一份校规要求学生不仅能阅读圣经，而且要“合乎逻辑地解经”。

柯顿·马瑟深刻地评论道：“圣经是最高级的理性。”

理查德·巴克斯特举例描述基督徒必须使用理性，他说：“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最好的理性来认知哪些是真正的圣经正典，详细解说并正确翻译经文，根据圣经中的断言归纳出正确的推论；将通用规则应用于有关教义、敬拜、纪律和一般实践等方面的特定情况。”

威廉·布里奇写道：“理性甚至在上帝的事情上都大有作用。”

清教徒在当年的宗教氛围中面临着反智主义的围攻，他们原本很有可能滑入蔑视理性的泥坑，但他们却坚持为理性和知识辩护。

清教徒推崇学习，面对无知的态度

清教徒为教育事业和理性的功能辩护，同时也非同寻常地厌恶无知，尤其是在宗教信仰事务方面。

1 清教徒厌恶无知。

清教徒为学识和理性辩护，同时也厌恶无知，尤其是在宗教信仰事务方面。

清教徒创办哈佛学院背后的推动力，是“为避免现今的牧者离世之后，教会的服侍陷入无知的境地”。

以便以谢·彭伯顿（Ebenezer Pemberton）在受人尊敬的约翰·瓦利(John Walley)的葬礼上证道，他说：“当无知和野蛮侵入一个世代时，其光荣就蒙尘了。”

托马斯·胡克对他那一代英格兰人大声疾呼：“难以置信、不可理解，他们中许多人多么无知。”

威廉·珀金斯说：“无知在哪里掌权，罪就在那里掌权。”

2 清教徒重视有教养的心灵。

清教徒很清楚，实现教育这一理想并不容易，其障碍过去和现在都一样：心灵懒惰，无知的自满与势利，时间压力，人们都想积攒钱财，而不想付钱受教育。清教徒领袖看重有教养的头脑，超过物质财富。

设立正确的价值优先次序，是每一代基督徒暗藏的行为目标。在那物质上相对丰富的年代，许多清教徒以实际行动显示，他们看重学识超过产业。

柯顿·马瑟告诫他的会众说：“如果你们主要关心为你们的孩子捞取今世的财富，给他们的肚腹塞满今世的东西，那么我怀疑你们自己就是属于今世的人，因为你们只关心今世的

份。”

约翰·弥尔顿在大学毕业前，写了一封动人的信向他父亲致以敬意：“父亲，您没有吩咐我去走宽阔之路，那里的金钱更容易上手，积攒财富的企望闪烁着金色的光芒。而是要我的心田被耕耘而富足。除天堂外，一位父亲的所有馈赠中，还有什么财富能比这个更多呢？”

设立正确的价值优先次序，是每一代基督徒暗藏的行为目标。在那物质上相对丰富的年代，许多清教徒以实际行动显示，他们看重学识超过产业。

导言：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们生活的年代，方法很精密，目的却很混乱。”清教徒的教育理论有一个优点，即明确教育的目的。

人们常把教育简化为完成一定数量的课程、写完规定数量的论文、“完成一定的要求”或者拿到学位。弥尔顿作为教育家，认为教育并非如此。弥尔顿对一个人知道多少不太感兴趣，而对人在教育过程中变成什么样的人更感兴趣。

基督教教育之目的

清教徒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基督徒的栽培与成长。

剑桥大学中受清教徒影响最深的以马内利学院章程说：“有三件最要紧的事是我们期盼本学院全体同仁参与的，即：敬拜上帝、增加信心、培养正直道德。”

约翰·诺克斯劝告苏格兰议会说：“要极其认真地对待青少年道德教育和敬虔培育”，以“使基督的荣耀得到更多彰显”。

美洲清教徒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宗教信仰。典型例子是“哈佛学院”的成立，其直接动机是宗教性的。这所新学院遵行的一条规则是：“应该清楚地教导、努力敦促每位学生，使之认真思考，人生及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认识上帝和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 17:3），因而，人生应该以基督为根基、为全部纯正知识和学识的唯一根基。”

托马斯·谢泼德在他儿子入学哈佛时写信说到：“记住你人生之目的，是重新回归上帝，并与上帝相交。”

教育的敬虔目标

清教徒清楚地持守着教育的敬虔目的。他们对基督教教育有宏伟的构想，并给予厚望。我们教育的敬虔目标凸显于美洲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法令《老骗子撒旦法令》（*Ye Old Deluder Act*），它于 1647 年确立了马萨诸塞的免费公共教育。马萨诸塞高等法院批准成立这种阅读学校的理由是：“老骗子撒旦的主要伎俩是使人远离圣经知识。”

在清教徒看来，挫败撒旦的方法就是教育人阅读查考圣经。清教徒对今天那种缺乏敬虔目的的世俗教育感到很震惊。在他们看来，如此教育缺乏最根本的要素。

另外值得注意的：

清教徒在讨论基督教教育目标这个话题时，更多的是在谈论父母的职责，而不是老师的职责。

在清教徒看来，基督教教育始于家里，最终责任在父母身上，学校仅仅是父母的教育及价值观的延伸，而不能替代父母。

柯顿·马瑟说：“优先于、超越于一切事务之上的，就是父母必须教导儿女基督教敬虔知识。至于其他知识，尽管人们越来越渴望得到它们，我们的孩子没有它们也可以获得永生欢乐。但是，主耶稣基督话语中敬虔教义的知识对他们则是百万倍必需的。”

英格兰传道人托马斯·嘉泰科特说：“父母应学习什么是儿女教育的目标：不应只教他们学习谋生技能，而更应辛勤努力，训练他们的真智慧和分辨力。”

弥尔顿对基督教教育的定义

人们常把教育简化为完成一定数量的课程、写完规定数量的论文、“完成一定的要求”或者拿到学位。弥尔顿作为教育家，认为教育并非如此。弥尔顿对一个人知道多少不太感兴趣，而对人在教育过程中变成什么样的人更感兴趣。

接受基督教教育可以有许多途径，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基督教教育究竟是什么。

弥尔顿用教育的宗旨来定义教育。按照他的定义，教育的目标是以人与上帝的关系为中心。

正确的教育可以使人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弥尔顿在著名论文《论教育》（of Education）之中说教育的目的是“正确认识上帝，并通过认识上帝来爱他、效法他、像他”，他将教育描绘为成圣过程。我们习惯于将成圣局限于道德和属灵的进步；在弥尔顿看来，变得像上帝的意思既可以是分享上帝的圣洁，也可以是分享上帝对真理与美的爱。

清教徒清楚地持守着教育的敬虔目的。他们对基督教教育有宏伟的构想，并寄予厚望。我们今日的社会看重有市场价值的技能，而清教徒所谈所想的却是如何变得像上帝。

人文学科教育和神学教育是什么关系呢？请看清教徒对此观点的真相----清教徒的教育观

清教徒把圣经研读和基督教教义作为课程中心，强调教育中的基督教要素，其教育的目标是宗教性的，而内容则是人文学科。最初成立清教徒学院，是为了装备受教育的教士，但这些清教徒学院并不是神学院或圣经学院，而是基督徒人文学院。

课程以圣经为中心

清教徒持有宗教信仰的教育观念，自然会把圣经研读和基督教教义作为课程中心。清教徒在教室里的目标是，以圣经真理为标准来衡量人的一切知识。

这一实践可以追溯到路德，他坚持：“最要紧的，每个人在大学和学校里的最初读物，应该是圣经。我建议父母不要把孩子送到不将圣经视为至高无上的那些学校去。”

在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树立圣经为课程的中心：“教会内有一项古老习俗：创办学校和学院是为了让年轻人在所有敬虔和良好学识方面，特别在圣经和神学上，受到教育；随后他们也可以教导真实纯正的信仰。”

哈佛学院的规则是：“每个人都应该每日读圣经两次，而且若他的导师要求，他应该准备好随时讲述他精通的经文。‘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 119: 130)”

托马斯·霍尔写到：“我们必须将人的知识带回到上帝面前，用属灵的智慧予以修剪。”

清教徒的人文学科理念

清教徒强调教育中的基督教要素，这并不使人惊奇。然而这种强调只描绘出一半真相；另一半真相鲜为人知。清教徒教育的目标是宗教性的，而内容则是人文学科。最初成立清教徒学院，是为了装备受教育的教士，但这些清教徒学院并不是神学院或圣经学院，而是基督徒人文学院。这种对所有学科广博教育的关注是受了欧洲大陆改教家们的影响，尤其是路德和加尔文。

1 清教徒的理想是培养“多面手”，这也一直是人文教育的目标，与职业培训不同。

路德曾致函德意志国会议员：“如果我有孩子并能抚养他，那么我会让他们不仅学习语言和歷史，而且还要学习歌唱和音乐以及全部数学。古希腊人让他们的子女接受这些学科教育，他们长大成人后有令人惊奇的能力，从而成了多面手。”

罗伯特·克列佛推测，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他在人文学科方面的技能和知识越多，他学职业技能就学得越快，对他的职业预备得也就越好。”

1645 年马萨诸塞的多切斯特法规规定，学校校长必须教导他的学生“学习人文知识和优秀文学作品”，后者所指的即人文学科，以区别于职业教育。

哈佛的教牧学员不仅学习用原文阅读圣经、解明神学观点，而且学习数学、天文学、物理学、植物学、化学、哲学、诗歌、历史和医学。一位权威人士描述哈佛的最初传统是：“人文学科教育和神学教育之间没有区别，他们都有两个源头，首先是加尔文主义，其次是亚里士多德。”

2 对清教徒和改教家而言，假如教育仅仅包括宗教信仰知识，那么是不完全的。

清教徒不愿在属灵事务和自然事物之间划定鸿沟。

塞缪尔·卢瑟福说：“将圣经与自然律对立起来、认为仅靠圣经就能指导我们上天堂，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二者有一种特殊的谐调一致性，不可或缺。”

马萨诸塞高等法院公开指出，它相信“语言和人文学科方面的技能不仅值得称道，而且毋庸置疑对学子是不可缺少的。”

直至今日，改革宗和清教徒传统的牧师仍会受一般学院和神学院双重培训。

他们不像某些敬虔主义传统那样受单一宗教信仰教育。这种实践是清教徒遗产的一部分。

理查德·伯纳德（Richard Bernard）问道：“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中哪一门是教牧人员所不需要的呢？文法、修辞、逻辑、物理、数学、形而上学、伦理、政治、经济、历史和军事学”对牧师都是有用的。

哈佛的昌西校长说：“牧师在传讲一切有益的圣经真理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他都是有用的，可以帮助他与听众沟通。”

马修·斯沃格称赞他的牧师约翰·柯顿具有非凡的“艺术学识和语言知识以及各类神学和人文学识”，并说：“他没有用空洞的说教来喂养他的会众。”

3 清教主义和古典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一对敌人。

清教徒所处的时代正是英格兰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运动是古典文化中人文价值的重生，导致了人文主义的兴起，即努力完善人类所有潜在价值。虽然在我们所处的世纪，“人文主义”这一术语有时用于指代纯粹的人类知识，但在十六、十七世纪，多数人文主义者是基督徒人文主义者。他们在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背景下看重人文知识。

清教主义与古典的文艺复兴其实有很多共同点，包括弃绝中世纪天主教教义、期望回归到更遥远的过去并专注于古代文学作品，将其作为建设性转变的关键。

二者都热心于教育，认为教育是改变良心及其文化价值的最佳方法。首先将古典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是激进派新教徒或清教徒。

C.S.路易斯写道：“清教徒和人文主义者之间其实并不一定互相敌对。一个人往往是清教徒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两者几乎总是同样类型的人”。

小结：

清教徒的理想是在圣经启示的背景下全面学习人类知识的所有分支。他们将敬虔与学识视为互补性的，而非敌对性的。

1670年在哈佛大学的一篇论文中，将七门人文学科描绘为“由七个部分组成的圆，中心是上帝。”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中有敬虔道德的真知吗？----清教徒的教育观

导言：

清教徒致力于寻求人文主义知识，是基于他们确信上帝是一切真理的源头。一切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

理查德·席布斯断言：“真理无论是在哪里找到的，都来自上帝，而且真理也是属于我们的，属于教会的。我们不得把这些东西当作偶像，但真理无论是在哪儿发现的，都是属于教会的；因此，我们可以凭着良知借用任何一位人类作者的作品。”

查尔斯·昌西说：“不容否认，一切真知，无论是谁说的，都来自真理的上帝。”

一切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

1 清教徒能够兼容宗教性知识和人文知识。

清教徒之所以能够兼容宗教性知识和人文知识，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教义框架，即上帝已经在两部“书”里启示了他的真理——圣经和大自然。

清教徒既相信上帝通过圣经赐下特殊启示，也相信他通过大自然赐下普遍启示，因此他们完全赞同对物质世界进行科学研究。清教徒也欣然接受艺术研究，就像他们对科学的接受那样。

爱德华·雷诺兹写道：“有一种出自上帝、关于自然的真理，它存在于上帝的大工里，并由他的大工显明；另有一种超自然的知识，它藉圣道而启示；虽然后者是首要的，但前者也不容低估。”

理查德·巴克斯特写道：“我们的物理学是人类学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帝令人惊叹之大工的知识；有谁能够自称为上帝所造的人，却将物理学贬低为徒劳的人类学识呢？”

亚历山大·理查逊（Alexander Richardson）写道：“世界及其中的受造物就像是写有上帝智慧的一部书，我们必须将那智慧从中找出来。”

《1645年多切斯特法规》（Dorchester regulations of 1645）规定，师傅必须教徒弟“人文学识和优秀文学作品”，即人文学科和古典作品。

英克里斯·马瑟更是如此告诫立法机构：“有人确实仔细观察过，对宗教信仰的兴趣和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兴趣是一同涨落的。”

2 清教徒接受人文学科的神学基础是普遍恩典的教义。

普遍恩典教义是加尔文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其断言，上帝赐予人追求真理和美善的能力，无论信徒或非信徒。

加尔文这样描述普遍恩典：“在阅读世俗作者们的作品时，里面所显示的可敬真理之光应该提醒我们，人类思想虽然从原始的完全状态堕落败坏了许多，但仍拥有从创造主获得的奇妙恩赐。如果我们认识到圣灵是唯一的真理源泉，那么我们就要小心，不要拒绝或非难真理，无论真理在哪儿呈现。”

3 基于对普遍恩典教义的持守，多数清教徒教育家接受异教学识的有效性。

英克里斯·马瑟鼓励人们去“在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中寻找朋友。”

查尔斯·昌西写道：“谁能否认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卢塔克和塞涅卡等人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优秀的、敬虔道德的真知呢？”

英格兰清教徒理查德·席布斯相信，因为“真理来自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去阅读异教作者的作品。”

小结：

因为一切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所以真理最终只有一个。基于此，清教徒看到，所有学术科目间是相互关联的。他们相信一切知识的合一性，因此对他们来说，放弃任何艺术及科学，都是不可思议的。

塞缪尔·马瑟评论道：“一切艺术都是那位首先存在者的智慧之光照在人里面，这光照耀并映射在人类理性层面上；因为这光来自他，所以也趋向他。因此，各种艺术之间存在一种血缘、血统关系，相得益彰，彼此服务，并都回转、归向他。”

你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是什么？请看清教徒关于此议题的精辟阐述——清教徒的教育观。

在清教徒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是全面而广泛的人文学科教育，其目标是培养有能力的合格人才。全面的教育可以使人得到解放，去“胜任各种职位，包括私人职位和公共职位”。人文教育是综合性的，可以预备好一个人去做好人生中蒙召去做的一切事。

清教徒全面而广泛的教育

在清教徒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是人文学科教育。其目的是培养有能力的合格人才。

关于这一理想，弥尔顿在他的论文《论教育》中进行了无比精辟的阐述：“因此，我呼吁进行全面而广泛的教育，使人能正确、熟练、高尚地胜任各种职位，包括私人职位和公共职位、和平岗位和战时岗位。”

弥尔顿这一定义的核心是：全面的教育可以使人得到解放。人文教育是综合性的，可

以预备好一个人去做好人生中蒙召去做的一切事。

学到一定数量的信息并不能自动构成人文教育。只有当学到的知识有助于塑造合格人才时，知识才有真正的价值。

在弥尔顿看来，良好的教育有两方面的影响：1 教育使人成为有生产能力的社会成员。

今天我们的教育往往只服务于一个单一的公共目的，即工作或职业，并越来越只用经济术语来衡量。

弥尔顿所说的“公共职位”的外延远远超过了这一切，它包括成为教会的优秀会友，并积极为社区做贡献。作为一个清教徒，弥尔顿强调教育的社会目的。

约翰·诺克斯忠告父母们，要教育儿女使其“有益于教会和共和体”。

在美洲，《1645 年罗克斯伯里法令》（Roxbury Act of 1645）确定，教育“是培养服务教会、服务于共和体的适宜人才的方法。”

2 教育影响个人生活。

弥尔顿所谓的“私人职位”包括成为一个好朋友、好室友、好配偶或好父母，也包括最个人化的世界——思想的内在世界。

衡量一个人在广义上是否有教养、最好的检验方法之一是看这人空闲时间做什么。清教徒赞成一种观点，知识本身就是奖赏，即使没什么直接用处。

理查德·巴克斯特说，人可以“在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上有所发现，为这些发现感到快乐”，“为自己的学识和智慧感到舒心”。

如果弥尔顿及清教徒集体传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首先就不该问：“基督徒人文学科教育有什么用处？”而是：“作为一个人，基督徒人文学科教育如何使用我，并为我做什么？”

关于“清教徒教育观”的总结：

清教徒的教育理论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合一整体。它综合了上帝的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圣经和人类知识、信仰和理性。课程表既包括神学又包括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既包括圣经也包括古典文艺作品。

他们的教育目的是综合性的，包括敬虔和知识，既为了越来越像上帝，也是为了在世上日常生活中做好一切事作预备。

清教徒的教育目标是教育整个人，他们认为上帝是一切真理的源泉和目的的真理观，这一真理观使得将这一切整合成一体成为可能。

因此，在宗教信仰真理与人类或自然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塞缪尔·维拉德的描述为这一论题作出了适宜的结论：“万流自然归于海洋；一切源于上帝的真理肯定带我们回归上帝自己，他是真理的本原。真理既来自上帝，也必带人回归上帝。”“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

（“清教徒的教育观”终）

（出自公众微信号《今日清教徒》）